

闲坐说诗经

金性尧

大家诗苑 大家写给大家的书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
大家诗苑

闲
坐
说
诗
经



金性尧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闲坐说诗经 / 金性尧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4. 12

(大家诗苑)

ISBN 978 - 7 - 200 - 10980 - 1

I. ①闲… II. ①金… III. ①《诗经》—诗歌评论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1931 号

大家诗苑

闲坐说诗经

XIANZUO SHUO SHIJING

金性尧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150 千字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10980 - 1

定价: 3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重温晤对，唤回已逝的流光^①

《闲坐说诗经》，放在很容易找见的地方，扉页上面有作者的题赠，末署“九二年七月”，弹指一挥间，已近二十年了。

书是近年又复流行的小开本，不厚的平装一册，轻巧便携，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与中华书局（香港）合作出版，为《诗词坊》丛书之一。星屋老人是此书的作者，同时也是这一套丛书的主编。开卷便有“主编的话”，道“这套丛书，就是企图让读者的心灵多一点诗的溪壑、美的润泽，间或窥见历史的窗口，让千百年前的诗人和你娓娓对话，将已逝的流光重新唤回到眼前”；“当着朝阳初升，或灯火乍明，以至车厢舟舱之中，忙里偷闲，随手开卷，偶有会心，掩卷冥想，诗情画意，忽来心头，这便是对我们最大的慰勉”。今天看来，主编的设想，自

① 此原是本文作者为本书写的跋语，今移作导读，标题系编辑所拟。

然是达到了。

《闲坐说诗经》，书名便是此书风神态度的自画像，一种轻裘缓带般的雍容自信，蔼然，谦然，款款然。在用来点醒篇意的五十九个小标题下，解题、释义，诗旨和作义的阐发打并作一片，夹叙夹议，且议且评，乃尽以一个“说”字来贯穿。时或穿插对上古典章制度的疏解，时或拈来后世之作以为纵向联系。于历来的龃龉纷纭处，提纲挈领举其要，教人一目了然。平朴自然的气度，晓畅清通的文字，更以胸中有涵容而能够举重若轻。以“说”者的学养之深厚，从容可得既在《诗》中又在《诗》外的往返穿越。不求融通圆满，却自有精义纷呈。“主编的话”中说道，《诗词坊》丛书的特点，是在两千字的篇幅中，“环绕某一主题，声东击西，由此及彼，或大题小做，或长话短说，间也用‘横向联系’的方法，就像一幅山水画，由远峰高耸而缀以朝曦翠霭、水声禽语”。以《闲坐说诗经》为衡，这一段话也正是夫子自道。

重温此著，便好像与星屋老人晤对，又不免忆及自己曾经投注以深情的学《诗》经历。我在一本小书的后记中提到，当年徜徉于先秦之际，经常讨教的有吴小如先生，先生说：“从先秦入手好，这样就可以顺流而下

了。”后来果然顺流而下，而果然至今得益于那几年里的学习。也因此明白后世为什么总有始终不去的“复古”情怀，当然谁也不可能真正去“复古”，然而“复古”却是一个永远常青的名义。古人依据文献所能看到的“三代”之“古”，的确是积聚了情感与智慧的博大、丰美和厚重。“诗三百”，则是一座拔地而起的高峰（自然是因为此前的演变历程我们已无法看到），风云之气既盛，儿女之情亦长。后人虽然再也回不到《诗》的生存状态，但“兴、观、群、怨”之义，“温柔敦厚”之旨，《诗》的情感、《诗》的襟怀，却是如流水，如月华，淌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流贯于中国文化的血脉。而在四处弥漫着“快餐文化”的今天，以一点“闲”情，“让千百年前的诗人和你娓娓对话，将已逝的流光重新唤回到眼前”，竟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了。

辛卯小雪

主编的话

继《小说轩》之后而有《诗词坊》的问世。

1988年夏，香港中华书局的编辑前来找我，希望我主编一套《诗词坊》丛书，规格略如《小说轩》。商谈之后，随即拟订选目和写作要求，不久又征约了一些作者。所谓写作要求，其实也别无新鲜的话。这些作者对古典文学虽素有研究，每册字数也不多，却也要求以狮子搏兔之力来完成。主编的重心在搭配选题，物色门当户对的作者。写法上的细节，则不拘一格，求同存异。但有一点，我是一再强调的：这套丛书是在香港出版。

近几年来，京沪等地，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赏析评介的出版物，出得很多，对读者不无金针度人之功。这套《诗词坊》有些不同，特点是在两千字幅度之中，环绕某一主题，声东击西，由此及彼，或大题小做，或长话短说，间也用“横向联系”的方法，就像一幅山水画，由远峰高耸而缀以朝曦翠霭、水声禽语。用《小说轩》的前言的话，便是“漫话式”。以漫话式评介诗词是否得体，当然见仁见智，世上仁智之见本来永难调和，所以只能算是一种尝试；

成败利钝，只有交由读者检验。丛书本为集体产物，但西崦暮齿，既编又写，承此任务，故又不能不略抒个人感受。

诗歌原非中国所独有，绘画亦如是。外国原有诗画同质之说，所谓诗为有声之画，画为无声之诗，但把诗题在画上，使两者相映成趣，却是中国诗坛画苑之特创。一幅陈列在展览馆里的名画，又经过名家的题诗，你赏览之后，还忍心匆匆离开？还有中国诗中的对仗，也是独特的擅长，不能简单地斥为桎梏，“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旛出石头”，前者隐含哲理，后者概括史事，却对得何等工巧而又自然。其中就有诗人高度的智慧、创作的甘苦，却不是凭点小聪明做得出来。我只是随手举了这两点，说明中国古典诗歌在技巧上的成就。当然，对仗、平仄这些技巧，也因汉字本身与外文不同之故，但不管怎么说，总是独具的一种特色。我们固然不能像过去国粹派那样，凡是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就是宝贝，就可以沾沾自喜，但传下来的东西而又打不倒、砸不烂、抢不走的就应该爱护，应该传播。我们应当有勇气揭露家中的酱缸，但更有责任将先人积累的、挣置的智慧遗产一五一十地经之营之。

诗之源为赋，诗之流为词为曲，马致远的“小桥流水人家”、关汉卿的《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其本质实是诗。读了《单刀会》，再读苏轼的《赤壁怀古》词，更激起人的大江东去、回肠荡气的阳

刚之感。古人常以诗词歌赋并称，就因四者都有内在的联系。从心理学角度说，凡是表现内在的美好善良、富于想象力而能诱导人们快感的，便具有诗的质素，如说诗意、诗化，即具有审美上的效果。质言之，诗的世界便是和庸俗的、低级的世界相对立的。

这套丛书，就是企图让读者的心灵多一点诗的豁壑、美的润泽，间或窥见历史的窗口，让千百年前的诗人和你娓娓对话，将已逝的流光重新唤回到眼前；如同林语堂先生在《读书的艺术》中一节说的：“一本古书使读者在心灵上和长眠已久的古人如相面对，当他读下去时，他便会想象到这位古作家是怎样的形态和怎样的一种人，孟子和太史学家司马迁都表示这个意见。”虽然《诗词坊》不是古书，只是撮述古书中的人物和作品。

每本书的篇幅不多，当着朝阳初升，或灯火乍明，以至车厢舟舱之中，忙里偷闲，随手开卷，偶有会心，掩卷冥想，诗情画意，忽来心头，这便是对我们最大的慰勉。如果发现书中的错误，及时惠示指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亦正符合《诗经·鹤鸣》诗人之原旨。

金性尧

1989年3月2日于上海

目 录

主编的话	(1)
风雅颂	(1)
最早的情诗	(4)
望远登高两地相思	(8)
《诗经》中的人面桃花	(11)
车前子的故事	(15)
汉水上的游女	(18)
战乱之中夫妻重逢	(22)
树木犹为人爱惜	(25)
一件婚姻官司	(28)
猎人和情人	(31)
弃妇与怨女	(35)
七子之歌	(40)
谷风飒飒	(44)
静女之谜	(50)
上梁不正	(54)
中葍之羞	(59)
女子有才又有德	(63)

女性美之歌	(67)
《谷风》的姊妹篇	(72)
闺思成病	(77)
褒姒的神奇来历	(81)
伤心岂独息夫人	(84)
破落户与流浪汉	(88)
仲子要跳墙	(92)
打猎与钓鱼	(95)
执袂与褰裳	(99)
有女同车	(104)
双泊河边赠芍药	(108)
司晨君之恨	(112)
黄河流域的情歌	(116)
登堂入室	(122)
齐鲁的宫闱丑行	(126)
劳心的价值	(132)
硕鼠猖獗	(136)
及时行乐与居安思危	(140)
三星在户之夜	(144)
生离死别	(149)
早期的秦国君臣	(154)
人面不知何处去	(157)
三良之死	(160)

申包胥哭秦庭	(165)
国小情歌多	(168)
有女采桑	(173)
多夫的夏姬	(177)
服饰的历史特色	(182)
官多于民	(187)
周朝的创业诗	(191)
女心为何伤悲	(196)
周公恐惧流言日	(200)
棠棣花开	(205)
杨柳依依与萧萧马鸣	(209)
哀鸿与黄鸟	(213)
赫赫的尹太师	(216)
天人大变	(220)
从《蓼莪》谈到孝道	(226)
瓜瓞绵绵	(230)
周朝始祖的出生	(235)
承前启后的公刘	(241)
旧时王谢堂前燕	(246)

风雅颂

按照近代的分类，艺术通常分为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文学、戏剧，后来又加上电影。《诗经》中的风、雅、颂三部分，即包括音乐、舞蹈和文学。

风是什么？历来有各种说法，较为统一的说法是乐调。《诗经》中绝大部分作品，是先有乐调，再配上文字的。为什么有的作品篇名相同，如《王风》有《扬之水》，《郑风》也有《扬之水》，《邶风》有《谷风》，《小雅》也有《谷风》，以《羔裘》为篇名的多至三篇。就因为这些国家按照这乐调填上自己的诗，但因方言不同，再加上腔调的变化，因而各有特点，成为各国的土乐，就像俗曲的《四季相思》，杭州人、苏州人、扬州人可以各自配词，各用方言来唱。所以，《秦风》就是陕西腔，《郑风》就是河南腔，《唐风》就是山西腔。“风”是乐调的总名，区分的特点在国别。

没有这些乐曲，就没有流传至今的《诗经》，先秦文学史就没有这份宝贵的遗产。但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内容、文采等，今天还可作些考证和论断，《诗经》中的音韵，拿

今天的普通话来念，很多无法协调，但语言专家还能谈得出规律，舞蹈的形象多少地尚能见之于图片、金石，独有乐曲的腔调，无法知道它的原始面目。所谓“郑声淫”原是指郑国的乐曲，但究竟如何淫法，谁也没法说。现代的学者只能说它是新兴的乐曲，不为保守的人们赏爱，仍没法使这种“淫声”进入我们耳朵。不要说先秦的乐曲，便是当年元杂剧的唱腔，今天也无从聆受了。

雅通夏，夏为西周王畿旧称，标明作品产生地在今陕西境，《墨子·天志》引《诗经》的《大雅》作“大夏”。但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风、雅、颂之别》以为雅是一种乐器，并引《周官·笙师》的郑众注：“雅，状如漆箏而弇（掩）口，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鞞（包面）之，有两纽，疏画。”它的作用是调节乐曲，犹如现代的鼓、板。以节乐之器为乐调名的例子，后世尚有以梆子名秦腔，以坠子名豫曲，以及京韵大鼓。越剧初名“的笃班”，即因鼓板的笃之声来押拍子。顾著附有雅的图状，可参阅。

颂一般解为歌颂盛德，但这是余义，本义为仪容。籀文“颂”作“頌”。《汉书·儒林传》“而鲁徐生善为颂”，《史记·儒林传》“颂”即作“容”。阮元以为容、养、漾（样）都是一声之转，颂诗都是舞蹈时的容状，《商颂》意为“商的样子”，《周颂》意为“周的样子”。（《擘经室一集·释颂》）

但并非所有《颂》诗都是舞曲，有的是祭歌，自然，

要说和舞曲有关系也可以。颂与风、雅的形式不同，风、雅有韵，分章，用叠句，《周颂》大多无韵，不分章，不用叠句，王国维《说周颂》以此推测声调较风、雅为缓。

从时代来说，颂产生得最早，但数量最少，《诗经》三百零五篇中，《颂》诗只占四十篇，这四十篇中，颂扬词句过多，语言枯燥堆砌，没有可感染的抒情之作，所以文学价值最差，但少量作品，也能反映农业社会的历史生活。

总之，风雅颂之中，《国风》最为精彩，所以本书重心也在《国风》，只因全书篇幅有限，《国风》中固尚有遗珠之憾，就是二雅中也有些佳作未能谈到。但即从这本小书中，也可看到两千年前的风土人情，典章文物，也便是区区的用意之在。

元稹《行宫》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自念西崦暮齿，去日苦多，颠簸之余，犹能抱残，乃窜取元诗末句以为书名。天涯若比邻，海疆固多通人，或有矜于朽陋而恕其昏昏乎。

最早的情诗

秦始皇一把火，把《诗经》、《书经》和各个学者著作统统烧毁，此后如果还有几个人凑在一起，叽叽喳喳地暗自谈论这些书本的，就要陈尸于闹市示众。由于皇帝什么也不怕，只怕病与死，活着一天还要吃米谷蔬菜，总算留下医药、卜筮、种树（指农业方面）之书。卜筮的书本为什么还要留下呢？因为皇帝是受命于天的天子，逢到自己难以判断的吉凶祸福，就得向天神求教。

既然如此，今天为什么还能看到《诗经》和《书经》？真实的情况现在已经没法说得清楚，说得清楚的有这样一点：其中一部分靠口耳相传保存下来，后来又通过文字将它记下。现在民间还在唱《马灯调》、《无锡景》、《孟姜女哭长城》以及“摇摇摇，摇到外婆桥”的儿歌，如果要找书面的底本，图书馆里很难找到，可是却藏在老百姓的口齿之中。《女起解》、《四郎探母》这些戏是有脚本的，爱好京剧的人也会唱，多数却不是从脚本上学来，只是凭着耳朵听来。尽管秦始皇可以倚仗权力把书本烧毁，毕竟无法封闭天下黔首的口耳，只是可惜当时没有录音机，无从听

到歌唱时的方言和音调。

这首《关雎》^①的原意，后代学者说法纷歧，有的说是写文王想念他的未婚妻姒氏；有的说写姒氏为文王得到妃嫔而高兴，即颂扬姒氏宽容不妒，等于为多妻制强作粉饰。清人姚际恒《诗经通论》说得好：“夫妇人不妒则亦已矣，岂有以己之坤位甘逊他人而后谓之不妒乎？此迂而不近情理之论也。”随着多妻制的出现，很难使妇女不产生妒忌心理，除非她是个麻木不仁的人，清代俞正燮就说过妒非妇人恶德的名言。晋代谢安想娶妾，他的夫人刘氏不答应，谢安侄子便以《关雎》宣扬妇女不妒忌为理由来说服她，她问《关雎》是谁写的，答道：“周公。”她说：“周公是男子，当然这样宣扬，若使周姥（周公夫人）撰诗，不会有这样话的。”（见《艺文类聚》）谢夫人的话说得很幽默很公道，可算得是维护女权的前辈，真正的幽默也必具有说服的力量。《关雎》绝不是周公撰的，但《诗经》的绝大部分是男人所写，历代解释《诗经》的学者也多是男人，因而难免站在男性立场上说话，像上述姚际恒那样已经难得。

那么，这首诗究竟是什么样的诗？情诗！《诗经》中的情诗多得很，《关雎》列在第二首，姑且当做最早的情诗，也用不着再在文王、姒氏身上钻牛角尖，而且，果真是文

^① 雎（jū 居），此字与“雎”（suī 虽）是两个字，但后世常混淆，甚至通用。